

# 狱中书简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 田国良译 李宝鸿校

求实出版社

# 狱 中 书 简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著

田 国 良 译

李 宝 鸿 校

求 实 出 版 社

Letters from prison  
Antonio Gramsci  
Quarlet Books, London, 1979.  
(伦敦夸莱特图书公司, 1979年版)

---

### 狱 中 书 简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著  
田国良 译  
李宝鸿 校

求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联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4.875印张 109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 ISBN7-80033-198-9/D·75

定价: 2.10元

## 译者序

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 1913 年加入社会党, 属左派。1919 年创办《新秩序》周刊, 领导工厂苏维埃运动。1921 年领导建立共产党。1922 年出席莫斯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 年回国, 在对博尔迪加 (A·Bordiga) 机会主义斗争胜利后, 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1926 年被法西斯匪徒逮捕, 1928 年被判刑 20 年, 在狱中受折磨而死。

葛兰西是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 意大利人民的优秀儿子。尽管葛兰西的身高只有 1.50 米, 但他是一位真正的巨人, 一位名符其实的思想和人格的巨人!

从 1926 年 11 月被捕到 1937 年 4 月在狱中去世, 葛兰西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渡过了十一个春秋。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 葛兰西写了大量书信, 这就是著名的《狱中书简》。这部书是葛兰西留给人类的无价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狱中书简》是 20 世纪意大利文学著作的精华。1947 年《狱中书简》第一次出版, 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葛兰西的政敌、自由主义哲学家贝尔代托·克罗齐通宵不寐, 一口气读完这本书, 他称赞说, 发现了一部文学巨著。1948 年, 《狱中书简》获得了意大利最著名的“维亚雷焦”文学奖。

从此，葛兰西在意大利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葛兰西是被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看作眼中钉的政治犯。作为一个被判处了20年4个月零5天监刑的囚徒，一个患有波特氏病、肺结核病等多种疾病的病人，写信，是他与外界取得联系的最主要途径。他把写信和读信看作最大的乐趣。他不是用笔写信，而是用他的心蘸着满腔的热血在写信。由于所有这些信是写给他的亲友的，所以，他毫不掩饰地通过一封封信件，把他的整个内心世界，把一颗赤裸裸的心，袒露在亲友面前——现在又袒露在读者面前。我们从《狱中书简》里读到的是葛兰西的真实的“自我”。在这些信中，他运用自然、简洁、朴实、流畅的语言，使他的思想象山涧一样潺潺流淌，感情象喷泉一样涌出，这就使这些信件增添了扣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和诗的意境。

由于葛兰西独特的经历和深邃的思想，他对于信中涉及的每一个问题都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异乎常人的见解。人生和理想，生和死，个人和集体，得与失，荣誉和幸福，友谊和爱情，婚姻和家庭、情操和道德，……这些抽象而又永恒的主题，葛兰西都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作了具体而生动的阐述。

《狱中书简》是葛兰西在狱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历史的记录。在这些信件中，有意大利的奇异风光和乡土人情，有葛兰西对自己的童年时代的美好的回忆，有他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精彩片断，有《狱中札记》的写作始末，有狱中生活的微小细节……

《狱中书简》是葛兰西的真挚的爱心的充分流露。他爱他年迈的妈妈，爱他年幼的儿子，爱远方的妻子，爱兄弟姐妹，爱同志和朋友，爱祖国和人民，爱生活和大自然……他

将所有这些圣洁高尚的爱以火一般的热情倾注于笔端，任其在每一封信的字里行间流溢。《狱中书简》是爱的结晶！

《狱中书简》是葛兰西信念和人格的真实写照。敌人的威逼利诱丝毫不能动摇葛兰西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这些信件中可以读到许多感人肺腑之言。

研究葛兰西的《狱中书简》不仅使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这位杰出的活动家、理论家、革命家，而且可以使我们从他的哲理、思想、情操等多方面得到启迪。

葛兰西在狱中共写了500多封书信。美国女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林恩·劳拉从中选出90多封，译成英文，于1975年和1979年两次在伦敦出版。现从中挑选46封，译成中文，以飨读者。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难免有舛误之处，敬希读者惠予指正。王萍同志也参加了本书的部分翻译和其它工作。

1988年11月3日于北京

# 目 录

## 设法寻找事情的幽默的一面

——致塔齐娅娜(1926年12月9日)……………( 1 )

## 关于个人声誉

——致塔齐娅娜(1927年2月19日)……………( 6 )

## 为千百万孩子的更加美好的童年而奋斗

——致母亲(1927年2月26日)……………( 10 )

## 狱中研究计划

——致塔齐娅娜(1927年3月19日)……………( 14 )

## 在垃圾中挖掘

——致贝尔蒂(1927年8月8日)……………( 18 )

## 纯真的友情

——致塔齐娅娜(1927年9月12日)……………( 22 )

## 在逆境中寻找自我

——致卡洛(1927年9月12日)……………( 25 )

## 寻找家乡的历史和家乡的风情

——致母亲(1927年10月3日)……………( 29 )

## 童年的梦

——致塔齐娅娜(1928年1月2日)……………( 32 )

## 关于“法兰西行动社”及其它

——致贝尔蒂(1928年1月30日)……………( 35 )

## 论东西文化的交融

——致塔齐娅娜(1928年2月27日)……………( 38 )

## 对付第二性格

——致朱莉娅(1928年2月27日)……………(41)

“有一个我所不了解的意大利”

——致塔齐娅娜(1928年3月5日)……………(43)

“我已准备为我的观点而献身，而不仅仅是坐牢”

——致母亲(1928年5月10日)……………(46)

## 关于现代美国型文明和孩子的教育

——致朱莉娅(1929年1月14日)……………(48)

## 关于通俗文学以及“石中取血”

——致塔齐娅娜(1929年4月22日)……………(49)

## 超越自我

——致朱莉娅(1929年5月20日)……………(53)

“我从不抱什么幻想，也不会有什么失望”

——致卡洛(1929年12月19日)……………(56)

## 关于孩子的智力发展

——致朱莉娅(1929年12月30日)……………(58)

## 两个囚犯的相似心态

——致塔齐娅娜(1930年1月13日)……………(61)

## 关于萨尔维奥利的《古代资本主义》和埃尔科莱的《从公社到专制国家》

——致朱莉娅(1930年2月10日)……………(65)

## 只给自己制定确实能够达到的目标；关于意大利宗教史

——致塔齐娅娜(1930年3月10日)……………(69)

“当我用头碰墙时，我知道，要破的是头，而不是墙。”

——致塔齐娅娜(1930年5月19日)……………(73)

## 关于切斯特顿和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

——致塔齐娅娜(1930年10月6日)……………(76)



## 关于语言问题

——致塔齐娅娜(1930年11月17日)……………(78)

## 关于克罗齐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论争

——致塔齐娅娜(1930年12月1日)……………(81)

## 关于艺术欣赏 家乡的故事

——致朱莉娅(1931年6月1日)……………(85)

## 关于意大利知识分子史

——致塔齐娅娜(1931年8月3日)……………(88)

## 关于国家、中世纪公社及知识分子的作用

——致塔齐娅娜(1931年9月7日)……………(91)

## 关于《神曲·地狱篇》第十歌

——致塔齐娅娜(1931年9月20日)……………(95)

## 关于犹太人问题之一

——致塔齐娅娜(1931年10月5日)……………(99)

## 关于犹太人问题之二

——致塔齐娅娜(1931年10月12日)……………(102)

## 关于爱和信仰

——致朱莉娅(1931年12月7日)……………(107)

## 动物趣话之一

——致德利奥(1932年2月22日)……………(109)

## 关于精神分析

——致塔齐娅娜(1932年3月7日)……………(112)

## 论克罗齐之一

——致塔齐娅娜(1932年4月18日)……………(115)

## 论克罗齐之二

——致塔齐娅娜(1932年4月25日)……………(119)

## 论克罗齐之三

——致塔齐娅娜(1932年5月2日)……………(121)

## 论克罗齐之四

——致塔齐娅娜(1932年5月9日)……………(123)

## 关于李嘉图的方法论

——致塔齐娅娜(1932年5月30日)……………(126)

## 关于“自由宗教”

——致塔齐娅娜(1932年6月6日)……………(129)

## 动物趣话之二

——致德利奥(1932年10月10日)……………(132)

## 危机, 又一次危机

——致塔齐娅娜(1933年5月29日)……………(134)

## 内心世界的剖析

——致塔齐娅娜(1933年9月3日)……………(138)

## 渴望理解

——致朱莉娅(1936年1月25日)……………(141)

## 儿时的画

——致朱利亚诺……………(144)

## 设法寻找事情的幽默的一面

——致塔齐娅娜<sup>①</sup>（1926年12月9日）

亲爱的塔齐娅娜：

我于7日抵乌斯提卡，8日收到你的第三封信。以后我会陆续将途中情景写信告诉你。待我稍事休息，遣除了眼下的疲乏和失眠，途中所见所感自会更加清晰。显然，这次旅程极不舒适——负着手铐，负着与难友们相连的锁链，没完没了地乘坐迟缓的火车和轮船，即使一个强壮的人，也会是一种痛苦。但是旅途还是相当有趣，而且丰富多彩——有时是莎士比亚，有时则是纯粹闹剧。简直没法向你述说那不勒斯车站的那个夜晚：那些幻影般的动物式的人物令我想起了《哈姆莱特》中的掘墓人的形象。从巴勒莫到乌斯提卡是一段最艰难的航程，渡船四次起航，有三次被风暴赶回巴勒莫港。尽管如此，我的体重还是有所增加。我很惊讶，我竟有这么好的感觉，有这么好的胃口。再过两个星期，有了足够的休息和睡眠，我的偏头痛也会好起来的。这将是一个全新时期的开端。

乌斯提卡处处给人以美好的印象。小岛有3平方英里，1300人口，其中600名普通刑事惯犯。这里的人们相当好客。我们尚未完全安顿下来。有两个晚上，我和难友共睡一个大房间。今天，我住在旅馆的小房间。明后天，就要搬进为我们布置的平房。大家都尊重我们。

我们和刑事犯完全隔离，难以数语尽述他们的生活。你还记得法文版《想当皇帝的人》中的吉卜林的小说《奇怪的旅行》<sup>②</sup>么？我突然想到，我似乎正经历着那样的情景。现在，我们有15个人。生活相当平静。我们忙于探究这个小岛，每日作五、六英里的长距离散步，穿越秀丽的乡村，观赏海滩胜景，迎接黎明的升起和黄昏的降临。渡船每两天往返一次，带来报纸、信件和新的难友。奥尔滕西娅的丈夫<sup>③</sup>也来了。见到他我很高兴。乌斯提卡比明信片上好看得多。这是一个美丽如画的撒拉逊式的小镇。从一个监禁地到另一个监禁地，经历了整整一个月的跋涉之后，尤其经历了科埃利女王监狱<sup>④</sup>的16天隔离监禁之后，到岛上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你无法想象是多么幸福。我似乎成了岛上的远距离投石冠军——迄今为止，我击败了所有难友。

我依然很疲惫，因此我的信有些语无伦次。亲爱的塔齐娅娜，当我在科埃利女王监狱从头一罐咖啡上看到你的笔迹，看到“玛丽埃塔”<sup>⑤</sup>的名字时，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激动。我真的又回到了孩提时代。考虑到我的信会受到监狱当局的检查，我已经有所留神；但是，避免某种感情流露，甚至压抑这种感情，我觉得活象一个圣器看管人。因此，我只准备说一说在科埃利女王监狱的逗留情况并回答你的有关问题。毛衣和毛袜都收到了，二者都是我急需的。从巴勒莫到乌斯提卡的航程中遭遇了第一次寒流，随身携带的薄大衣不够御寒。遗憾的是，我不曾把那套小餐具带来，因为携带东西必须视手提包（用起来很方便）而定，我怕把它们弄碎。另外，我没有收到奇里奥<sup>⑥</sup>、巧克力和面包，因为这些东西不允许取回来，我看到表格上已经勾去。小咖啡杯也没有收到，但我自制了一套，用面包作底座，将六枚蛋壳固定在面

包上，便是一套完整的咖啡具。如果你听说几乎所有饭菜都是凉的，你一定会感到惊讶，但是我至少要比在餐馆里多吃一倍，我很爱吃。然而，其他人都病了，泻药又服得太多。我开始相信，我的身体比我想象的壮实；不象其他人，我的唯一反应只是有点疲乏。我的情绪一直很好，只有一天晚上，他们关掉我们房间的电灯时，有过几小时的不快。我脑子里的那个小精灵总是设法寻找事情的幽默的一面，保持高昂的情绪。我坚持阅读（大多是体育画报和其它方面的画报）并着手建立自己的藏书。我在乌斯提卡的计划是：（1）保持健康，实际上是增进健康；（2）系统学习德语和俄语；（3）研究经济学和历史。同别人一样，我也要制定一套锻炼身体的方法。在真正安顿下来以前，我得请你作点事。我想要一个能够上锁的旅行包——与手提箱或保险箱相比，我更喜欢旅行包，因为我很可能要转到另一个岛上，也可能转到大陆去。我需要一把保险剃刀和一些刀片，需要一把剪指甲刀、一把小锉和诸如此类的这里无法买到的东西。我还需要一瓶阿斯匹林以防大风引起牙周炎。我留下的外套、衬衣，你处理好了。请尽快给我寄来一本德语语法、一本俄语语法、一本意德小词典和一些其它书（你能否找到《马克思和莫里茨》<sup>⑦</sup>和福斯勒<sup>⑧</sup>的意大利文学史？）。我还想读一读大开本的关于意大利复兴运动的论文集，我想书名应该是《19世纪政治史》。还有R·恰斯卡的《民族统一计划的形成》——是否这个名字？你自己判断。这一次，请你给朱莉娅写信，因为我至今尚未克服曾经写信告诉你的那种羞涩感。我非常喜欢听到关于德利奥和朱利亚诺的好消息，我盼望着看到他们的照片。你是否知道你写的地址产生了怎样的后果？我不得不到乌斯提卡的当地邮局，他们扣留了我的邮

件。至于我发到罗马的电报，我只是想通报我的启程，尽管我知道电报到达的时间可能太晚。但是，接到电报的人还是有可能在晚上11点以前来送行的。在离开的五个人中，只有莫利内利<sup>①</sup>（他一直和我同行）的妻子前往送行，她正好11点赶到。其他人——没有一个送行的。

亲爱的塔齐娅娜，我至今才给你写信，但是你要知道，我一刻也不曾忘记你。收到留下了你的指痕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对我的莫大慰藉，都是一个拥抱。我很希望知道玛丽埃塔的地址。或许我应该给尼尔德<sup>②</sup>写信——你看呢？对我来说，写信和读信都是最渴望做的事情。

亲爱的塔齐娅娜，我写的似乎太乱。看来渡船今天不会来，因为昨天晚上有一场大风暴。床和枕头比以前用的要软，所以，我根本未曾入睡。狂风一刻不止地呼啸着，穿过阳台，穿过门窗，时而啾啾作响，时而发出喇叭一般尖厉的鸣叫，令人烦躁。请写信给朱莉娅，说我感觉很好，在这里暂住（应该比法庭判决的时间短）会消除我的头痛的老毛病。我真的需要长时间休息。

随信带去对你和所有亲人的热烈拥抱。

安东尼奥

1926年12月9日于乌斯提卡

如果尼尔德要了解我的情况，请把她的地址告诉我。

#### 〔注 释〕

① 葛兰西的妻子朱莉娅的姐姐。

② 指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小说《莫罗比·朱克斯的奇怪的旅行》（“The Strange Ride of Morrowbie Jukes，”）。该小说收在最

初由于1895年3月出版的吉卜林著作集《威·威利·温其及其他故事》(Wee Willie Winkie and Other Stories)之中。葛兰西曾读过该小说的法译本，小说描写在印度被处以火刑但还活着的人是怎样被扔进坑内。

⑤ 指工程师阿马代奥·波尔迪加(Arnadeo Bordiga 1889—1970)，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是意共党内“不妥协”派领袖。该派别主张，为了避免一体化的危险，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分子一般不应该参加选举和议会，也应该拒绝与其他反法西斯力量合作，同时应该自己组织起来举行革命暴动。列宁在《极端主义，共产主义幼稚病》中批判了这些观点。

④ 罗马的一个监狱。

⑥ 玛丽埃塔·布恰雷利(Marietta Bucciarelli)是葛兰西流放前的女管家。

⑧ 奇里奥牌果酱。

⑦ 《马克思和莫里茨》(Max und Moritz)是德国幽默和讽刺作家威廉·布施(Wilhelm Busch, 1832—1908)的名作。

⑧ 卡尔·福斯勒(Karl Vossler, 1872—1949)是德国著名的语言文学家。除了许多其它成果以外，他还写了一些关于莱奥帕尔迪和法国语言与文明的重要论文。他通过克罗齐而闻名意大利。

⑨ 圭多·莫利内利(Guido Molinelli, 1894—1963)，曾任社会党议员，1927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1924年再度当选议员，1926年和葛兰西一道被法西斯政权流放，后被判处14年监刑。

⑩ 尼尔德是葛兰西的一个小姨子在罗马美术学院的同学。

## 关于个人声誉

——致塔齐娅娜（1927年2月19日）

亲爱的塔妮娅：

……我的面前浮现着你的倩影：严肃的表情，紧锁的眉头，甚至没有一丝瞬间即逝的微笑。我多么希望使你稍许感到欣慰。我给你讲点故事吧，怎么样？例如，我给你说说——作为在这个庞大而恐怖的世界旅行的故事的插曲——关于我和我的声誉的一些令人发笑的事情。一路上，只有少数人确知我的名字，而且我的名字总是遭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歪曲：格拉西，葛拉西，格兰西，葛兰尼，葛拉尼，甚至葛兰姆斯，还有好多稀奇古怪的叫法。在巴勒莫，当我正在行李房等待检查行李时，遇上了一群前往流放地的都灵工人。其中有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以“唯一者”<sup>①</sup>而闻名。他拒绝对任何人——特别是警察——谈自己的情况。“我是‘唯一者’——这就是一切”：这是他的回答。在他身旁，我认识了几个黑手党犯人和一个由于刑事和政治双重罪名而被逮捕的西西里人（“唯一者”一定是那不勒斯人，或者是那不勒斯以南的人）。我们彼此作了介绍。西西里人对我凝视了片刻，问我：“你是葛兰西？安东尼奥？”“是的，安东尼奥！”我回答。“这不可能”，他说，“安东尼奥·葛兰西一定是个大高个，不会是你这样的小个子。”他不再说什么，退到一个角落，坐在一



个无可名状的物件上，就象迦太基废墟上的马里厄斯，沉思着那失去了的虚幻。在整个那段时间，他不再和我说话，甚至分手时也不说声再见。

后来又发生了另一个类似的插曲，但这是一个更加有趣、更富内容的插曲。这时，看守给我们上好了镣铐，马上就要出发了。镣铐紧紧地卡住手脚，腕骨和镣铐的相互撞击令人疼痛难忍。看守长走了进来，这是一个大高个军士，他逐个地呼叫犯人的名字，当叫到我的名字时，他停下来，问我是否是“著名议员葛兰西”的亲属。我说，我就是那个议员葛兰西。于是，他的眼里立刻流露出同情的目光，嘴里发出莫名其妙的咕哝。每到一站，当人们前来围观，我就听到他在谈论我，他总是称我为“著名的议员”。（必须补充一句，他曾把我的镣铐调节得稍微舒服一点。）这些天一路上尽是刮风，我担心会遭到某个脾气暴躁的人的鞭打。军士乘坐的是第二节车厢，一有时间，他就到我这节车厢来和我聊天。他是一个离奇古怪的充满叔本华所谓的“超自然需求”的人，他完全符合你可以想象到的最古怪最混乱的人格。他告诉我，以前总把我想象成“巨人”，因此，最初看到我时，非常失望。这时，他正在读M·马利亚尼<sup>②</sup>的《自我主义的平衡》和保罗·吉尔的一本批驳马克思主义的论著<sup>③</sup>。我特意没有告诉他，吉尔是一个没有任何科学基础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听他象所有聪明的自学者一样，热情洋溢地谈论毫无联系的彼此分离的思想是一件乐事。不知从什么时候他开始叫我老师。你可以想象，这是十分逗乐的事。从这一侧面，我更多地了解了我的个人“声誉”，你看呢？

这张纸眼看就要写满了，但我还想详细谈谈这里的生活。给你一个大概轮廓吧。早晨6点30分（起床铃响以前半